漢書藝文志條理

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于齊三世顯名于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按御覽正義引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七錄之誤正義所引多是七錄今本往往誤爲七略也

七略別錄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揃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

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隋志子部儒家晏子春秋七卷齊大夫晏嬰撰唐經籍志晏子春秋七卷晏嬰撰藝文志同

宋史藝文志晏子春秋十二卷按隋唐志七卷是七篇宋志十二卷是別本今傳八卷乃劉向所錄本

崇文總目晏子春秋十二卷晏嬰撰晏子八篇今亡此書蓋後人采嬰行事爲之以爲嬰撰則非也

晁氏讀書志墨家晏子春秋十二卷齊晏嬰也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昔司馬遷讀而高之而莫知其所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唐柳宗元謂遷之言不然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自向歆彪固皆錄之儒家非是按所論誠爲後人采而述其事當此條歸入儒館乃柳氏行文失數之誤後宜列之墨家今從宗元之說

玉海藝文志中興書目曰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多于前志

陳氏書錄解題曰晏子春秋十二卷齊大夫平仲晏嬰撰漢志八卷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按太史公已稱晏子春秋在二劉錄畧之前非始于隋唐志也

四庫提要曰劉向班固俱列之儒家惟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薛季宣浪語

集又以爲孔叢子詰墨諸條今皆見晏子書中則墨之學實出于墨蓋墨雖晚在墨翟之前而史角止魯實在惠公之時見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故墨能先宗其說也漢志隋志皆八篇紀作七篇陳氏晁氏書目乃皆十二卷蓋篇帙已多有更改矣此爲明李氏綿眇閣刻本內篇分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與漢志八篇之數相合猶略近古焉

四庫簡明目錄曰晏子春秋八卷撰人名氏無考舊題晏嬰撰者誤也書中皆述嬰遺事實魏徵諫錄李絳論事書之流與著書立說者迥別列之儒家于宗旨固非列之墨家于體裁亦未允改隸傳記庶得其眞

元和顧廣圻後序曰凡訓古書無唐以前人注者易多脫誤晏子春秋其一也孫伯淵觀察始校定爲撰音義盧抱經先生羣書拾補中晏子即據其本引伸觸類頗復增益最後觀察得元刻本以贈吳山尊學士于是屬廣圻重刻于揚州別錄前有都凡每篇有章次題目外篇每章有定著之故悉復劉向之舊洵爲是書傳一善本已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

子思子始末具六藝禮家

隋書音樂志梁武天監元年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沈約奏曰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爲禮皆非聖人之言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

又經籍志子思子七卷魯穆公師孔伋撰唐經籍志子思子八卷孔伋撰唐藝文志七卷注云孔伋宋史藝文志子思子七卷

晁氏讀書志子思子七卷魯孔伋子思撰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溫公采之著于通鑑夫利者有二有一己之私利有衆人之公利子思所取公利也其所援易之言是孟子所鄙私利也亦易所謂小人不見利不勸之利也言雖相反而意則同不當以優劣論

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曰子思子有公丘懿子衛人與子思論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

王氏攷證沈約謂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文選注引子思子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引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初學記引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耕耜餘糧宿諸畝首今有一卷乃取諸孔叢子非本書也

按馬總意林載子思子九條明陳第世善堂書目猶載七卷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于魯張守節正義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提三尺轉轂百乘

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

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盧辯注曰曾參魯之南武城人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不應其命也

隋書經籍志曾子二卷目一卷魯國曾參撰唐經籍志曾子二卷曾參撰唐藝文志同宋史藝文志曾子二卷

晁氏讀書志曾子者魯曾參也舊稱曾參所撰其大孝篇中乃有樂正子春事當是其門人所纂脩今書二卷凡十篇視漢志亡八篇視隋志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于大戴禮

陳氏書錄解題曾子二卷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

玉海藝文中興書目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圓皆見于大戴禮蓋後人摭出爲二卷劉清之集錄七篇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

四庫著錄大戴禮記提要曰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

儀徵阮元注釋本歸安嚴杰題記曰宮保師注釋是書正諸家之得失辨文字之異同可謂第一善册師于中西天算考覈尤深天員一篇更非他人之所能及

書目答問曾子注釋四卷阮元文選樓本學海堂本即大戴禮之十篇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韓非子顯學篇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

晉陶潛聖賢羣輔錄曰漆雕傳禮爲道爲恭儉非敬之儒

鄭樵通志氏族略曰漆雕氏不知其本史記漆雕徒父漆雕開漆雕哆並仲尼弟子

王氏攷證史記列傳漆雕開字子開蓋名啓字子開史避景帝諱也論語注以開爲名者誤

者其後也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

經義考承師篇曰按七十子漆雕氏居其三數漆雕子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漆雕子徒父家語名從字子文或云字子有魯漆雕子哆字子斂

馬國翰輯本序曰陶潛聖賢羣輔錄云漆雕氏傳禮爲道蓋孔子以禮傳開開之後世習其學因述開言以成此書隋唐志均不著目佚已久攷韓非子引漆雕之議王充論衡稱其言性又家語載孔子問漆雕憑一節說苑亦載之作漆雕馬人意者憑名馬人其字以孔子歎美其言而稱爲漆雕氏之子或卽著書之人歟並據輯錄其說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于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與孟子述北宮黝之養勇曾子謂子襄自反而縮語意吻合意孟子述其語至言人性有善有惡與宓子世碩公孫尼同旨雖有異乎孟子性善之說各傳所聞初不害其爲儒家也

按史記列傳不言漆雕氏何許人集解以爲魯人家語弟子解以爲蔡人則此漆雕子非魯人卽蔡人也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仲尼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于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敎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集解孔安國曰魯人案隱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又家語不齊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

馬國翰輯本序曰不齊仕至單父宰見家語及史記列傳漢志儒家宓子十六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家語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諸書時引佚說彼此互有同異茲據參訂錄爲一帙記單父治績爲多仁愛濟之以才智可爲從政者法

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景氏出自姜姓齊景公之後以謚爲氏景丑景春皆其裔也戰國時景氏世爲楚相或云楚之公族別爲景氏邵思姓解云景本與楚同族芊姓也後自稱景氏風俗通有景風楚有景差氏族略云昭屈景楚之三族也昭氏景氏則以謚爲族者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儒家有景子三篇說宓子似其弟子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攷韓詩外傳淮南子載宓子語各一節俱有論斷與班固所云說宓子語者正合據補依漢志與宓子比次明其淵源有自云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世氏出自春秋衛世叔氏之後去叔爲世氏漢藝文志陳人世子

碩著世子二十一篇

論衡養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也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又曰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儒家世子二十一篇隋志不及著錄佚已久唯董仲舒春秋繁露王充論衡引之兹據采錄附充說以備參證充謂世子言人性有善有惡云云作養書一篇又謂宓子賤漆雕開公尼子之徒說情性與世子相出入復舉孟子荀卿揚子雲劉子政等說皆言非實而以世碩及公孫尼子爲得正按碩亦孔門之徒雖其持論與子輿氏不同而各尊所聞要亦如游夏門人之論歟

魏文侯六篇

史記魏世家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 何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文侯師田子方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于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三十八年文侯卒

本志樂家篇敘曰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

本書古今人表魏文侯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攷曰魏文侯始見禮樂記戰國秦魏策魏世家桓子孫名斯亦曰儒子兓立二十一年爲侯又十七年卒凡三十八年葬汾州孝義縣西五里案世本桓子生文侯惟世家以文侯爲桓子孫未定孰是文侯之名史表世本並作斯國策吳注作勘乃斯之譌也唐表七十二中謂名都殊非蓋世家云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讀者誤絕都字爲句以魏字連下文侯元年作一句又各本據徐廣注都字下遂錯謬爲名耳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儒家魏文侯六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考禮樂記載魏文侯問樂一篇按劉向別錄樂記二十三篇魏文侯爲第十一篇知此篇爲文侯本書而河間獻王輯入樂記也又戰國策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子新序說苑通典諸書亟引魏文侯皆佚文之散見者並據覓輯二十四節錄爲一卷中多格言洮深儒術而容直納諫之高風尊賢下士之盛德尤足垂範後世焉

按魏文侯有孝經傳王深寧氏以爲在孝經雜傳四篇中然亦疑在此六篇中也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陸璣詩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

本書人表李克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攷曰李克始見呂覽適威史魏世家韓詩外傳十又作里克里李古通呂覽舉難又作李充因形近而譌子夏弟子

王氏攷證韓詩外傳說苑魏文侯問李克文選魏都賦注引李克書

馬國翰輯本序曰釋文敘錄云子夏傳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案曾申曾子之子克先從曾

申受詩爲子夏再傳弟子後子夏居魏親從問業故班固以爲子夏弟子也其書隋唐志不

著錄佚已久惟劉淵林魏都賦注引一條明標李克書攷呂氏春秋淮南子韓詩外傳史記

新序說苑亟引李克對文侯語雖互有同異要皆從本書取之茲據輯錄凡七節其論皆能

握政術之要敘次文侯書後卽君臣同心共治可想見西河之教澤焉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隋書經籍志公孫尼子一卷尼似孔子弟子唐書經籍志公孫尼子一卷公孫尼撰唐藝文

志公孫尼子一卷

禮樂記正義曰公孫尼子次撰樂記通天地貫人情辨政治

王氏攷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隋志一卷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曰

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馬總意林引之

馬國翰輯本序曰馬總意林引六節標目云公孫文子一卷文爲尼字之誤隋書音樂志引

沈約奏答謂樂記取公孫尼子禮記正義引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作除二篇今存戴記外

餘皆佚矣茲從意林御覽及春秋繁露北堂書鈔初學記諸書輯錄王充謂其說情性與世

碩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與孟子性善之旨不合然董廣川引公孫之養氣與孟子養氣

互相發明則其異同可攷也中有兩引尼書卽樂記語可證沈說之有據朱子嘗舉樂記天

高堪下六句以爲漢儒醇如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去想必古來流傳得此個文字如此此雖不以沈說爲信而觀于廣川語述則當日之心實見折服以斯斷尼書爲可矣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顏氏集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居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

史記孟荀列傳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爲衍字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又魏世家魏文侯立三十八年卒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立十六年卒子罃立是爲惠王惠王三十一年徙治大梁三十五年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

趙岐題辭曰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時君務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

百八十五字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王肅聖證論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則是軻也軻少居坎軻字子居也傅氏注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之子車注一作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傅合[illegible]人玉

譜攷曰孟氏出自魯桓公子仲孫之後一爲孟孫氏因公之族居鄒孟氏譜曰孟子字子輿亦曰子車曰孟生鄒人也父名激字公宜母仉氏一云李氏孟子以周赧王四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卒年八十四孟氏譜孟子生卒年月及父母妻姓名無可攷象當見聞人所纂孟氏譜其譔年名如此以爲譜傳自孟子四十五代孫孟寧宋元豐時人

王氏攷證趙岐題辭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志云十一篇并外書也外傳今不傳論衡注言說苑御覽顏氏家訓史通李善注文選史六國表注漢書伍被傳藝文類聚坊記注皆引

外書

元馬廷鸞外書序曰坊間有四家孟子注曰揚子雲也韓文公也李習之也熙時子也中興史志以爲依託信也孟子外書四篇趙邠卿不取也故不顯於世四家注依託不足傳而孟子外書不可不傳也故序而存之也

按經義攷引應劭曰孟子著書中外十一篇蓋中書七篇外書四篇當劉中壘敘錄是書時亦必如晏子春秋外篇云不敢遺失仲遠據敘錄之言也外書不知何人所輯附攙吳

省閩刻入藝海珠塵中曰性善辨凡十五章曰文說凡十七章曰孝經凡二十章曰爲正凡八章末注云以下闕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七略別錄曰勸學篇第一至賦篇第三十二右孫卿新書定著三十二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爲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及韓非號韓子又浮邱伯皆受業爲名儒又陵春人大毛公武[illegible][illegible]倉亦皆以詩春秋受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

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孫卿卒不用于世老于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處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子芊子皆著書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霣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按史記列傳之文此敘無不盡之且多有出於史文之外者其予本書序撮其大旨略具書序引列論七略之文有數條宜由子政

隋書經籍志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唐經籍志孫卿子十二卷荀況撰唐藝文志荀卿子十二卷注云荀況宋藝文志荀卿子十二卷戰國趙人荀況撰

晁氏讀書志漢劉向校定除其重復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人楊倞始爲之注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十卷

玉海藝文今書自勸學至堯問三十二篇楊倞注分爲二十卷篇第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

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

四庫提要曰況之著書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于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惡以善爲僞誠未免于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性不可恃當勉力于先王之敎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爲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于訓詁誤以爲眞僞之僞遂譁然掊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卽性惡一篇自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爲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于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爲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

嘉善謝墉敘曰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缺佚

案七略兵權謀家有孫卿子班氏以其重複省之嚴氏可均三代文編敍錄曰荀卿名況趙人時相尊而號爲卿方音改易又稱孫卿然則荀孫乃音聲遷轉之誤或謂漢人稱孫卿以宣帝諱詢避嫌名者殊不然也

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顏氏集注曰芊音弭

史記孟荀列傳曰趙有公孫龍劇子之言魏有李悝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芊別錄作芊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曰案東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弭案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案正義文似有脫誤

嵩與沈濤銅熨斗齋隨筆芊當作吁孟荀傳阿之芊子今本作吁誤又曰小司馬張守節所見漢書本皆作吁不作芊作芊者蓋劉向別錄

案芊吁並同故史與別錄亦相異而相同芊亦作芊吁亦或作咩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此芊子蓋與楚同姓或楚人而居于齊之東阿者

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

王氏考證案管子有內業篇此書恐亦其類

馬國翰曰內業一卷周管夷吾述漢志儒家有內業十五篇注不知作書者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攷管子第四十九篇標題內業皆發明大道之蘊旨與他篇不相類蓋古有成書

而管子述之案漢志孝經十一家有弟子職一篇今亦在管子第五十九以此例推知皆誦
述前人故此篇在區言五弟子職在雜篇十明非管子所自作也茲據補錄仍釐爲十五篇
以合漢志不題姓名闕疑也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閒焉

顏氏集注曰卽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同也

王氏攷證曰周師六弢六篇師古曰卽今之六韜通鑑外紀云志在儒家非兵書也館閣書
目周史六弢恐別是一書

四庫兵家提要曰莊子徐無鬼篇稱金版六弢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弢皆周
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文武虎豹龍犬也則戰國之初原有六弢然卽以爲太公六韜
未知所據漢書藝文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閒或曰
顯王時或曰孔子閒焉則六弢別爲一書顏師古注以今之六韜當之毋亦因陸德明之說
而牽合附會歟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曰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閒焉師古曰卽今
之六韜也濤按今六韜乃文王武王問太公兵戰之事而此列之儒家則非今之六韜也六
乃大字之誤古今人表有周史大弢古字書無弢字篇韻始有之（說解玉篇廣韻也）當爲弢字之誤
莊子則陽篇仲尼問于太史大弢蓋卽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有孔子問焉之說顏氏
以爲太公之六韜誤矣今之六韜當在太公二百三十篇之內

案周史大弢見人表第六等中下列周景王悼王時爲春秋魯昭公之世與孔子同時上距惠襄公之間下至顯王之際皆一百數十年實不相及唯云孔子問焉則與人表敘次時代相合又莊子有仲尼問于太史大弢則确爲大弢無疑沈氏所攷信有徵矣孫伯淵先生校刊六韜編入平津館叢書其序反覆辨證謂卽此周史六弢蓋攷之未審不可從也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儒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其書不傳班固注周政云周時法度政教注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則二書蓋官禮之遺也附之禮經之下爲宜入于儒家非也

案班氏仍錄略之舊列于儒家必有其故後人未見其書未可斷以爲非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

金樓子說蕃篇王又爲周制二十篇四庫館校輯附案曰漢書藝文志河間周制十八篇今作二十篇與漢書不同

經義考周禮類曰案漢志儒家別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十八篇注云獻王所述似與周官相表裏惜乎其皆亡也

案周史六弢及周政周法周制四書似皆河間獻王所奏進而周制又似獻王綜述爲書也周之故府篇籍多矣宗邦既隕或亦有散在民間者獻王購以金帛遂多爲所得如毛

詩經及故訓傳禮古經古記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周官經傳司馬法樂記雅歌詩左氏經傳三朝記皆獻之漢朝此亦其類也歟又案禮樂志言叔孫通旣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此或五百餘篇之殘賸亦未可知也

讕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顏氏集注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

馬國翰曰漢志儒家讕言十篇注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案家語後序云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曰讕言集韻去聲二十九換讕調諫三字並列注云詆讕言誣相被也或从東从間然則讕與調通加草者隸古之別也書名旣同復並稱儒家且以孔叢子所載子高之言觀之其荅信陵君祈勝之禮對魏王人主所以為患及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之問又與齊君論車裂之刑所言皆人君法度事則讕言蓋為穿書矣班固云不知作者蓋劉向校定七略時孔叢子晦而未顯漢志本諸七略無從取證東漢之季孔叢子顯出故王肅注家語據以為說魏晉儒者遂據肅說以解漢志在當日實有攷見不知顏監何以斷其非也茲即從孔叢子錄出凡三篇依舊說題爲孔穿撰先聖家學可於此探其淵源云案孔穿古今人表列第四等注云子高孔氏以此為穿書與顏監異未究知為孰是也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功議未詳

甯越一篇中牟人爲周威王師

呂氏春秋博志篇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爲也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若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注周威公西周君也）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歲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秦始皇本紀引賈生之言曰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索隱曰甯越趙人

馬國翰輯本序曰淮南子道應訓以甯戚事誤屬甯越潘岳[illegible]古逸賦又以甯越事誤屬甯戚且以屬威公爲齊威公尤大誤也漢志儒家有甯越一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攷呂氏春秋說苑引其說輯錄二節並附本蹟爲一卷以苗賁皇爲楚平王之士並以城濮鄢陵二戰屬之外蹟殊其辭氣亦染游說風習名列於儒蓋不沒其日夜勤學之功力云

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孫子一卷亡

王氏攷證王孫子七錄一卷馬總意林引之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亦引之

嚴可均輯本序曰漢志儒家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隋志一卷意林亦一卷僅有目錄而所

戰王孫子文爛脫校意林者乃割莊子雜篇以充之實非王孫子也所志不著錄今從北堂書鈔等書采出二十四事省併複重僅得五事要是先秦古書繙露而爲之叙曰王孫姓也不知其名巧心亦未詳繹其言蓋七十子之後言治道者漢志儒五十三家今略存十家而子思曾子公孫尼子魯仲連子賈山五家尚未全亡王孫子得見者僅三百九十九字耳然而君人者可懸諸坐隅夫爲國而不受諫不節財而暴民如國何

馬國翰輯本序曰王孫氏其名不傳事蹟亦無考以漢隋志叙次其書知爲戰國時人一曰巧心蓋其書之別稱如揚子之法言文中子之中說矣意林存目而無其書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其佚說而彼此殊異參互攷定完然可讀者尚得五節錄爲一卷書主愛民爲說如衞靈楚莊趙簡子之事又春秋內外傳所未載者且舉孔子子貢之論以爲斷其人蓋七國之翹楚也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左邱明成左氏春秋鐸椒爲鐸氏微虞卿爲虞氏春秋呂不韋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索隱曰荀況孟軻韓非皆著書自稱子宋有公孫固無所述此固蓋齊人韓固傳詩者也（案索隱謂宋有公孫固者指宋襄公時大司馬固見左傳二十二年傳及注齊閔公時人此公孫固齊閔王時相去凡三百五十餘年蓋齊人韓固傳詩又假韓固之說韓固生漢景武時人與國策皆誤）（是由於宋書參致訛文惑之失也）

按田敬仲世家齊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我燕

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共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燕世家云燕兵入臨淄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湣王死於莒宮班氏稱閔王失國即此人表第八等下中齊愍王宣王子閔愍湣並通公孫固當是齊人其書蓋即作於是時周赧王三十一年也

李氏春秋二篇

經義考擬經篇李氏 失名 春秋漢志二篇佚

馬國翰曰漢志儒家李氏春秋二篇敘次在公孫固羊子之間公孫固齊湣王失國間之羊子秦博士然則李氏亦戰國時人也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攷呂氏春秋勿躬篇引李子一節不言名字當是李氏春秋佚文泛論名理以春秋取號者其亦虞氏春秋之類歟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廣韻十陽羊字注羊又姓戰國策有羊千者著書顯名 案戰國時卞之誤

邵思姓解泰山羊氏左傳羊舌職大夫之後子孫有單姓者戰國時有羊千著書顯名

鄭樵氏族略羊舌氏姬姓晉之公族也靖侯之後食采於此故為羊舌大夫有四族皆彊家羊舌晉邑名羊氏即羊舌氏之後春秋末始單為羊氏秦亂徙居泰山戰國有羊千著書 案氏姓諸書亦皆曰羊千或實名千或千為卞之誤無以詳知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漢志計書多以篇名間有計及章數者小學敘例稱令甲諸書也至于

敘次目錄而以章計者惟儒家公孫尼一篇注十八章羊子四篇注百章而已其如何詳略恐劉班當日亦未有深意也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隋書經籍志董子一卷戰國時董無心撰唐經籍志董子二卷董無心撰唐藝文志董子一卷注云董無心宋史藝文志董子一卷董無心撰

晁氏讀書志董子一卷周董無心撰皇朝吳祕注無心在戰國時著書闢墨子

玉海藝文董子戰國時人宋朝吳祕注一卷中興書目一卷與學墨者纏子辨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焉論衡引董子難纏子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董無心蓋六國時人王充論衡應劭風俗通俱引董無心說

馬國翰輯本序曰無心不詳何人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之今復求索不可得矣唯王充論衡福虛篇引其與纏子論難一節又文選注意林引纏子內有董無心語循公孫龍與孔穿論臧三耳兩家書並載之例取補缺遺存其說可與詰墨競爽孟子所謂聖人之徒與

俟子一篇

顏氏集注李奇曰或作侔子

廣韻引風俗通姓氏篇俟氏有俟子古賢人著書

鄭樵氏族略俟氏風俗通俟子著書六國時人

邵思姓解風俗通云古賢者俟子著書八篇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風俗通古賢人佚子漢藝文志有佚子一篇李奇注曰或作佾子此必佚氏也

按廣韻氏族略及鄧氏辨證引風俗通佚子著書皆不言篇數唯邵思姓解引云八篇與志不合未詳孰是或一篇之中分子目八篇歟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案此卽孟子梁惠王言東敗於齊長子死焉之事亦見戰國策宋衛策文句互有異同

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

古今人表徐子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徐子始見魏策史魏世家案本書藝文志徐子注云宋外黃人策史言外黃徐子說太子申百戰百勝之術表列魏惠王時當卽此恐非孟子弟子徐子及韓子外儲說左趙襄子力士中牟徐子也

經義考承師篇曰徐辟趙岐曰孟子弟子又曰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其弟子一十九人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焉案朱氏以人表徐子爲孟子弟子徐氏以

為不然今考人表徐子列在孟子之前二行不與公孫丑等相類從則班氏亦不以此徐子為孟子弟子也從班氏之說為長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史記本傳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東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使尊秦昭王爲帝于是魯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于是衍不敢復言帝秦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救趙秦軍遂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乃自殺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于當世折卿相之權

本書人表魯仲連列第二等上中梁玉繩曰魯仲連始見戰國齊趙策魯氏伯禽之後仲連齊人亦曰魯連亦曰魯仲子亦曰魯連先生葬青州高苑縣西北五里

隋書經籍志魯連子五卷錄一卷魯連齊人不仕稱爲先生唐經籍志魯連子五卷魯仲連

撰藝文志一卷宋藝文志魯仲連子五卷戰國齊人

黃氏日抄曰魯仲連闢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納齊愍王之事爲證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解邯鄲之圍者信陵君力也非仲連口舌之爭所能解也射書聊城使其將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爲田單謀耳縱當時無仲連書聊城無救勢亦必亡亦非甚有功于田單也使連能說單無屠聊城而約其將降或說燕王無殺其將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連釋此不爲射書何爲哉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故得優遊天下如飛鳥翔空然然直以爲天下士則未也案仲連之說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是信陵未來之前邯鄲圍已少解矣其功固不小也其遺燕將書原約其全師歸燕或棄燕歸齊非不欲全一城之命其使燕將自殺田單屠聊非仲連意計所及黃氏不據其本末輒苛論古人殆不足據

玉海藝文中興書目五卷退隱海上論著此書

王氏考證春秋正義史記正義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

嚴可均輯本曰魯仲連齊人邯鄲圍解聊城已拔趙勝田單欲封之皆不受逃隱海上莫知所終有魯連子漢志儒家十四篇隋志意林舊唐志皆五卷新唐志一卷宋志五卷已後不著錄今輯凡三十二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戰國策載其六篇其却秦軍說燕將二篇史記亦載文句不同參互校訂又搜采意林御覽等書得佚文二十五節合錄一卷指意在於勢數未能純粹合賢聖之義然高才遠致讀其書想見其爲人矣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史漢列傳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師古曰審食其也）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平原君爲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籍孺從其計言帝出辟陽侯辟陽侯于諸呂至深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吏至門建自剄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太史公曰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宋祁曰其子拜爲中大夫者即與太史公善者也）

馬國翰曰按建本傳只記其救辟陽侯事與鄒陽說齊長君絕相類要皆戰國之餘習乃班志于鄒陽入從橫家于平原君則入儒必其佚篇多雅正語今不可見矣第取本傳中說閎籍孺一篇附載事蹟聊備觀覽云爾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曰書既爲建所作不應厠魯連虞卿之間蓋後人誤以爲六國之平原君而移易其次第

按自分條刊刻以來割裂破碎多非本來舊第如此一條當在孝文傳之後詩賦略有朱建賦二篇次枚皋莊忽奇之間又一本作平原老今攷高帝賜號平原君太史公亦曰平原君又云平原君子與余善則作老字者非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虞卿有虞氏微傳二篇見六藝春秋家

本傳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于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云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正義曰按其文八篇藝文志云十五篇虞卿撰

孔叢子執節篇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不嫌同名也

黃氏日抄曰虞卿棄趙卿相而與故交魏齊俱困大梁以著虞氏春秋其必有決烈之見而發其恐也哉

馬國翰輯本序曰虞卿名字里居皆無攷虞氏漢志十五篇入儒家隋唐志皆不著佚已久戰國策載其論割六城與秦之失及許魏合從二篇史記取之入本傳劉向新序亦采二篇于帝謀上篇蓋本書謀篇之遺文也茲據訂正錯簡互考異同錄爲一卷大旨主於合從亦未離戰國說士之習班志列入儒家者其以傳左氏春秋而荀況張倉賈誼之學淵源有自乎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儒家虞氏十五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作八篇或初止八篇而劉向校書爲之分析篇次未可知也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本書高帝紀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又魏相傳相代韋賢爲丞相數表采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蕭何周昌王陵叔孫通也）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應邵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玉海聖文雜御製篇隋志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古文苑有高祖手敕太子五條

嚴可均全漢文編敍錄曰漢志儒家高帝傳十三篇魏相表奏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即十三篇之一也其他見於諸史傳記者有詔二十二篇手敕賜書告諭令答鐵券盟誓等十五篇總凡三十八篇

陸賈二十三篇

陸賈有楚漢春秋見六藝春秋家

史記本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徐廣曰秦之先造父封于趙城其後以爲姓）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篇一奏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辨士張守節曰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師古曰今其書見存

黃氏日抄曰陸賈以詩書說高帝一時羣臣無有也以呂氏欲王諸呂而稱免復傳會將相以誅諸呂亦一時羣臣無有也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泯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

隋書經籍志新語二卷陸賈撰唐經籍志同藝文志陸賈新語二卷宋藝文志雜家著錄同

王氏攷證今存道基術事輔政無爲資賢至德懷慮七篇

四庫提要曰漢書賈本傳稱著新語十二篇藝文志儒家二十七篇蓋兼他所論述計之隋志二卷此本卷數與隋志合篇數與本傳合然王充論衡本性篇引陸賈今本無其文又穀梁傳至漢武帝時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穀梁傳曰時代尤相牴牾其殆後人依托非賈原

本欵（穀梁春秋始自魯申公傳之申公與陸大夫同時書或有見其書者）又玉海稱今存七篇此本十有二篇乃反多于宋本亦不可解或後人因不完之本補綴五篇以合本傳舊目也今但據其書論之則大旨皆崇王道黜霸術歸本于脩身用人其稱引老子者惟思務篇引上德不德一語餘皆以孔氏爲宗所援據多春秋論語之文漢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傳既久其眞其贋存而不論可矣所載衛公子鱄奔晉一條與三傳皆不合莫詳所本中多闕文亦無可校補所稱文公種米曾子烝羊諸事皆不知其何說又據犂𫩱報之語訓詁亦不可通古書佚亡今不盡見闕所不知可也

嚴可均校錄序曰崇文總目晁志陳錄皆不著王伯厚云今存七篇蓋宋時此書佚而復出出亦不全至明宏治間涖陽李廷梧得十二篇足本刻版于桐鄉縣治或疑明本反多于王伯厚所見恐是後人補綴今知不然者羣書治要載有八篇其辨惑本行明誠思務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見而與明本相同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至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一條今十二篇無此文論衡但云陸賈不云新語或當在漢志之二十三篇中又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乃是穀梁舊傳故今傳無此文因知瑕邱江公所受于魯申公者其後本復釋改造非穀梁赤之舊也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貴仁義賤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史遷目爲辨士未足以盡之其詞皆協韻流傳既久轉寫多譌今據明各本以治要之八篇及文選注意林等書改正刪補疑者闕之間有管見一二輒附案語聽定

案明程榮漢魏叢書所刻即據宏治十五年莆陽李廷梧刊本其篇目曰道基第一術事第二輔政第三無爲第四辨惑第五愼微第六資質第七至德第八懷慮第九本行第十明誡第十一思務第十二王氏所見七篇蓋缺辨惑愼微本行明誡思務五篇中多斷爛末篇缺文尤多嚴氏所校之本今亦未見

又案七略兵權謀家有陸賈班氏以其重複省之

劉敬三篇

本書高帝記五年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又列傳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上入關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于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奉春君七年使匈奴還言不可擊上怒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乃赦敬封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敬又言匈奴未可以武服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可毋戰而漸臣也上乃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今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

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可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本紀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畤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也）

馬國翰曰漢志儒家劉敬三篇隋唐志不著目其說都秦說和親說徙民皆見本傳中今據錄之敬之爲策大抵權宜救時之計然漢兼王霸以爲家法則當日之列于儒家者蓋有由矣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晉段灼引婁敬上書諫高祖北堂書鈔一百四三輔故事引婁敬作丹書鐵券與匈奴分土界（據此二篇與馬氏所輯三篇蓋卽是書之佚文未可知也）

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

王氏考證史記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實意也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史漢本紀封禪書律書郊祀志刑法志淮南王傳周勃傳鼂錯賈捐之傳匈奴傳續漢禮儀志注宋書禮志引文帝制二篇詔三十四篇賜書璽書酎金律等文六篇凡四十二篇

賈山八篇

本書列傳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爲騎（按功臣侯表潁陰侯灌嬰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

論願借秦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又

譌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以戒服虔曰淮南厲與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illegible]

此文[illegible]云柴武子從[illegible]字數章下詰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

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

其後復禁鑄錢云

黃氏日抄曰山以文帝賢君不免田獵之娛故勸以親賢講學爲務所以致君之意極善但

言不能爲醇儒蓋謂其不專守一經耳非以其行已不醇也

玉海藝文賈山傳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大概謂學主以利願受諫而興秦以不

聞過失而亡時孝文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日食詔舉直言極諫通鑑綱目賈山上書附是月

馬國翰曰漢志儒家賈山八篇今只傳至言一篇若諫文帝除鑄錢訟淮南王言柴唐子三

疏當在八篇中而世不傳本傳全載至言據錄爲卷眞西山稱其爲忠臣防微之論而以陳

善閉邪許之王伯厚謂山之才亞于賈誼其學粹於鼂錯乃班書以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斷之豈其然乎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本書功臣侯表蓼夷侯孔聚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爲將軍三以都尉擊項

籍屬韓信侯高帝六年正月丙午封三十年薨孝文九年侯臧嗣四十五年元朔三年坐爲

太常衣冠道橋壞不得度免

連叢子曰臧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與安國紀綱古訓武帝難違其意遂拜太常禮賜如三公著書十篇

賈誼五十八篇

史記本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以爲長沙王太傅數年爲梁懷王太傅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三

本書傳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按此數語似別錄文）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尚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云

隋書經籍志賈子十卷錄一卷漢梁王太傅賈誼撰唐經籍志賈子九卷賈誼撰藝文志賈誼新書十卷宋史藝文志雜家著錄同

崇文總目賈子九卷漢賈誼撰傳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按此說蓋得于別錄）隋唐皆九卷今別本或爲十卷（四庫提要曰致今隋唐志皆作十卷無九卷之說蓋校刊隋唐書者未見崇文總目及據今本追改之明人傳刻古書往往如是不足怪也）

晁氏讀書志新書十卷漢賈誼撰誼著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考之漢書誼之著述未

皆散軼然與班固所載時時不同固既云掇其切于世者容有潤益刊削無足怪也獨其說經多異義而詩尤甚以騶虞爲太子之宥宮以靈臺爲神靈之臺與毛氏殊不同學者不可不知也案賈之時詩唯有魯齊韓三家毛學不行無怪其然矣

陳氏書錄解題曰賈子十一卷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餘皆錄漢書語且略節本傳于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

黃氏日抄曰賈誼天資甚高議論甚偉一時無與比者其後經書漢世變故皆誼遺策

四庫提要曰今本僅五十六篇又問孝一篇有錄無書實五十五篇已非北宋本之舊又首載過秦論而末無弔湘賦亦無附錄之第十一卷且併非南宋時本矣其書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第而加以標題殊瞀亂無條理疑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爲五十八篇之一後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爲標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數故饾飣至此其書不全眞亦不全僞陳振孫以爲決非誼書非篤論也且其中爲漢書所不載者雖往往類說苑新序韓詩外傳然如青史氏之記具載胎教之古禮脩政語上下兩篇多帝王之遺訓保傅篇容經篇並敷陳古典具有原本其解詩之騶虞易之潛龍亢龍亦深得經義又安可盡以淺駁不粹目之哉雖殘闕失次要不能以斷爛棄之矣

杭東里人盧文弨校刊序曰此書必出于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于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顚倒致不可讀唯傅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渊奧非後人所能僞撰陳氏反謂其淺駁

豈可謂之知言者哉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史記五宗世家河間獻王德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集解曰駰案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

本書景十三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金樓子說蕃篇昔蕃屏之盛德者則劉德字君道造次儒服卓爾不羣武帝在位來朝對辟雍明堂靈臺故世謂之三雍對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按獻王字君道唯見於此

後漢書張純傳純代杜林為大司空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欲具奏之注武帝時河間獻王德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

黃氏日抄曰景十三王惟河間最賢其學甚正雖當時士大夫亦鮮及之餘率驕恣自滅

玉海郊祀明堂篇黃圖漢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靈臺在西北八里本清臺後更名辟雍在西北七里河間獻王對三雍宮即此

四庫全書劉向說苑提要曰古籍散佚多賴此以存如漢志河間獻王三篇隋志已不著錄而此書所載四條尚足見其議論醇正不愧儒宗

馬國翰輯本序曰說苑君道篇建本篇引四節據輯並取春秋繁露所載問孝經一節附後

其說稱述古聖粹然儒者之言唯于伐有苗云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又引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旣富乃教之也與尚書論語異按王充論衡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閒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云云然則獻王所見論語爲河閒本所謂古論語也其據尚書亦當是眞古文說未可執今所傳之本以爲引稱外誤也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董仲舒有公羊治獄見六藝春秋家

本書列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傳于後世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按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歆兄子龔亦龔下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嚴龔書呂賢之注引三輔決錄注曰歌叔皮與京兆祭郭季通許日劉孟公議吾于身用心實賴之器宗劉之寶也遂劉向之屬此曾孫皆

黃氏日抄曰自孟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于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歟

王氏攷證後漢明德馬后尤善董仲舒書其見于傳注者有救日食祝止雨書雨雹對據毛氏以春秋繁露之此書已非舊錄于於補春秋家茲不具論

兒寬九篇

本書列傳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當屬文張湯爲廷尉寬爲奏讞掾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農桑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拜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後詔寬與太史令司馬遷等共定漢太初曆居位九歲以官卒

又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

又儒林歐陽生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

黃氏日抄曰寬爲內史勸學農桑緩刑罰殆循吏也而曲說附會以贊封禪之次卒與相如同科惜夫 按漢學家數封禪爲叢議故黃氏有是言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本傳有議封禪對一篇封泰山還登明堂上壽一篇律曆志上有改正朔議一篇 按兒寬遺文略可致見者僅此兩篇皆在禮家封禪議對十九篇中改正朔議試當在此書 馬氏玉函山房輯封禪議正朔議附篇以爲兒寬書

公孫弘十篇

本書列傳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乃移

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第一召見
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愼
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弘爲人談笑多聞常稱以
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
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于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
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元朔中
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于是下詔以高平之平津鄉戶六百五
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弘自
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凡爲丞相御
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贊曰漢之得人于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
又儒林轅固傳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
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又胡毋生傳年老歸教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
孫弘亦頗受焉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黃氏日抄曰弘言西南夷事不聽自是不復廷爭難以置朔方之便卽謝以不知其便若是
弘之曲學阿世大率類是又曰買臣發十策弘不得一弘非不能得也希旨而爲屈耳
嚴可均全漢文編史記漢書本傳儒林傳吾邱壽王傳郭解傳所載有公孫弘賢良策上疏

言治道對冊書問治道上書乞骸骨上言徙設爲右內史奏禁民挾弓弩請爲博士置弟子員議郭解罪議又藝文類聚六十九載弘答東方朔書凡九篇其遺文可見者如此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儒家公孫弘十篇今不傳本傳載其對策上疏對問之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亦引之並據輯錄凡五十篇

案史記平津侯列傳云字季西京雜記載鄒長倩與公孫弘書稱其字曰子卿本書恩澤侯表云平津獻侯公孫弘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六年薨則其謚曰獻史漢本傳皆未及

終軍八篇

本書列傳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于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使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願奉佐明使詔問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軍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令使者留塡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嚴可均全漢文編終軍傳有白麟奇木對一篇奉詔詰徐偃矯制狀一篇自請使匈奴使南越各一篇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儒家終軍八篇今見本傳者四篇餘皆散佚不可復見茲據輯錄其文若不經意而皆備自請宜林希元數爲天與之奇才而惜其年之不永也

吾邱壽王六篇

本書列傳吾邱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爲郎稍遷拜爲東郡都尉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壽王對以爲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後坐事誅

又東方朔傳適使太中大夫吾邱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邱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

馬國翰輯本序曰本傳載駮公孫弘及說鼎二篇藝文類聚載論一篇北堂書鈔亦引其說並據輯錄黃東發謂買臣壽王皆武帝私人令折難大臣者壽王難禁弓矢視難朔方者優矣然贊鼎非周鼎之說則佞從取寵術

虞邱說一篇難孫卿也

馬國翰吾邱壽王書輯本序曰漢志儒家有吾邱壽王六篇虞邱說一篇虞吾古字通用皆壽王所撰著也

案世本云虞邱齊大夫采邑又曰虞邱齊大夫虞邱氏之後張樹輯注曰晉楚皆有虞邱氏左襄十六年傳晉虞邱書爲乘馬御史記孫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進于王以自代說

苑虞邱子爲令尹在莊王時虞邱一作吾邱又案氏族略云晉大夫虞邱子著書似因晉虞邱書傳譌此虞邱名說未詳其始末志列吾邱壽王莊助之間則武帝時人馬氏以爲卽吾邱壽王殆以此說爲所說之書然例以上下文殊不然也

莊助四篇

本書列傳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師古曰夫子嚴忌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迺令助諭意風指于南越又諭淮南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于是拜爲會稽太守三年計最因留爲侍中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弗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

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案本傳載諭意淮南王一篇上書謝罪一篇（此篇見史記文）又淮南王諫伐閩越一篇古書多有附載他人文字此三篇或當在是書四篇中

臣彭四篇

臣彭無考

案此佚其姓氏爵里在錄略亦不得其詳故唯就其所署題曰臣彭耳大抵亦與虞邱說同爲武帝時人

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

王氏考證百官表少府有鉤盾令丞注鉤盾主近苑囿枚皋傳與冗從爭注冗從散職

案詩賦略中有李步昌賦二篇蓋宣帝時奏御固能文之士也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案此似劉中壘裒錄無名氏之說以爲一編其下道家陰陽家法家雜家皆有之並同此例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本書昭帝紀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又本紀贊曰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又食貨志昭帝卽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

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

又車千秋傳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于是鹽鐵之議起焉

又傳贊曰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爲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按本書作朱子伯）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齗齗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按本書作劉子雍）言王道撟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于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桀謀反誅也）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顏氏集注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隋書經籍志鹽鐵論十卷漢江廬府丞桓寬撰唐經籍志鹽鐵論十卷桓寬撰藝文志桓寬鹽鐵論十卷宋史藝文志同

陳氏書錄解題曰凡六十篇其末曰雜論班書取以爲論贊

王氏攷證曰今十卷本論第一至雜論第六十

四庫提要曰鹽鐵論十二卷凡六十篇篇各標目反覆問答首尾相屬後罷榷酤而鹽鐵則如舊故寬作是書惟以鹽鐵爲名蓋惜其不盡行也所論皆食貨之事而言皆述先王稱六經故諸史皆列之儒家明嘉靖癸丑華亭張之象爲之注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

劉向有五行傳記始末見六藝尙書家

本書楚元王附傳元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尙書事甚見尊任更生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于左右四人同心輔政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更生坐免爲庶人望之坐使子上書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堪希得見會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于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按此八篇與世頌在元帝時中壘十餘年中所作四十之中此爲最先）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改名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衛婕妤也）向以爲王教由內

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按本傳說最先作五行傳次列女傳次新序次說苑[illegible]）

七略別錄曰新序三十卷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又曰新序總一百八十三章陽朔元年二月癸卯上（按此條見意林及晁志王氏考證四庫館校語並引意林曰此書奏上新序文馬氏錄以弁首）

又曰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盧文弨拾補曰[illegible]）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按當[illegible]）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illegible]）

又曰說苑鴻嘉四年三月己亥上（按此據宋本[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illegible]）

隋書經籍志新序三十卷錄一卷劉向撰說苑二十卷劉向撰又史部雜傳篇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舊唐書志新序三十卷說苑二十卷[illegible]宋志[illegible]古列女傳九卷）

王氏考證新序三十卷曾鞏校定十卷雜事至善謀說苑二十卷君道至反質崇文總目存者五篇曾鞏復得十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李德芻云闕反質一卷鞏分修文爲上下以足二十卷後高麗進一卷遂足世說未詳本傳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歸古事悼己

及同類也今其書不傳

崇文總目列女傳八篇一曰母儀二曰賢明三曰仁智四曰貞順五曰節義六曰辯通七曰孽嬖八曰傳頌

宋曾鞏叙錄云曹大家注列女傳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

四庫提要曰隋志新序三十卷錄一卷曾鞏校書序則云今可見者十篇此本雜事五卷刺奢一卷節士二卷善謀二卷即鞏校定之舊崇文總目云所載皆戰國秦漢間事以今考之春秋時事尤多漢事不過數條大抵采百家傳記以類相從故頗與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太史公書互相出入

又簡明目錄曰唐以前本皆三十卷宋以後本十卷蓋不知爲合併爲殘闕也所錄皆春秋至漢初軼事可爲法戒者雖傳聞異詞姓名時代或有牴牾要其大旨主于正紀綱迪教化不失爲儒者之言

提要又曰晁公武讀書志云劉向說苑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法誡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武談叢雜言辨物修文爲目闕第二十卷今本第十法誡篇作敬愼而修文篇後有反質篇陸游渭南集記李德芻之言謂得高麗所進本補成完書則宋時已有此本晁公武偶未見也其書皆錄遺聞佚事足爲法戒之資者其例略如詩外傳

又簡明目錄曰說苑與新序體例相同大旨亦復相類其所以分爲兩書之故莫之能詳中

有一事而兩書異詞者蓋采摭羣書各據其所見既莫定其孰是寧傳疑而兩存也盧校同書所本

不闕錄分闕其目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新序三十卷見存十卷不錄錄其佚文凡五十二條說苑二十卷今見存不錄錄其佚文凡二十四條

書目答問附圖列女傳七卷續一卷阮刻仿宋本顧之逵小讀書堆本亦精無圖

案說苑本中秘書說苑雜事別錄有明文新序則莫詳所自唯晉書陸喜傳載喜自敘云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則舊有新語之書省其複重別編爲新序喜所言必得之于別錄也是新序本于新語審矣唯世說則終無確證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揚雄有訓纂倉頡訓纂始末見六藝小學家

劉向別錄揚雄經目有玄首玄衝玄錯玄測玄舒玄瑩玄數玄文玄掜玄圖玄告玄問合十二篇

劉向別傳曰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筭玄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擬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戈入榛按法言問神篇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又據以上

闕錄見書錄漢書藝文及御覽三百八十五引傳是引錄中之引傳王儀作七歲與人書丈以傳蓋其用引合當例也據考辨中桓譚于實之類篇于書于實帶時方耳尤玄書會未成何由于別錄中載其

書日又考引錄載揚雄書嘆時賦時中四賦因成書時與例得者于錄之者其時于烏已死劉氏之書錄四賦因而附記其事數又蕭氏引別錄有玄舒又云有玄問合十二篇與本傳末語殊異然此已辨之然中

此所記在于書未成書之時其則書有異除本互異不足怪也

桓譚新論曰揚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于蜀以此困乏雄

察達聖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也

本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

也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于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

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

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

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

揲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

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

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尙不存焉又贊曰其意以爲經莫大于易故作

太玄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

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又曰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

存

荀悅漢紀曰雄乃依易著太玄經義合五經而辭解剝玄體十一篇復爲章句

隋書經籍志梁有揚子太玄經九卷揚雄自作章句亡

四庫提要曰漢志稱太元十九其本傳則稱太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

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太初歷相應又稱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

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尙不存焉與藝文志十九篇之說已相違異桓譚新論則稱太元經三篇傳十二篇（據此說見後漢書張衡傳注）合之乃十五篇較本傳又多一篇案阮孝緒稱太元經九卷雄自作章句疑漢志所云十九篇乃合其章句言之今章句已佚故篇數有異至新論則世無傳本惟諸書遞相援引或謂十一或十二耳（按其初有玄問一篇故十二篇見前輯錄）以今本校之其篇名篇數一一與本傳皆合固未嘗有殘佚也注其書者自漢以來惟宋衷陸績最著至晉范望乃因二家之注勒爲一編雄書本擬易而作以家準卦以首準彖以贊準爻以測準象以文準文言以攡瑩掜圖告準繫辭以數準說卦以衝準序卦以錯準雜卦全仿周易古本經傳各自爲篇望作注時析元首一篇分冠八十一家之前析元測一篇分繫七百二十九贊之下始變其舊至今仍之（以上太玄十九）

本傳又曰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曰學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問道第四問神第五問明第六寡見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淵騫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以爲傳莫大于論語故作法言鉅鹿侯芭常從雄居（按芭下脫子字詳見前讀漢藝文志詩家）受其太玄法言焉

隋書經籍志揚子法言十五卷揚雄撰梁有揚子法言六卷侯苞注亡（按苞卽芭之通借也）唐經籍志揚子法言六卷揚雄撰藝文志同

四庫提要曰藝文志注云法言十二雄本傳具列其目凡所列漢人著述未有若是詳者蓋當時甚重雄書也自程子始謂其曼衍而無斷優柔而不決蘇軾始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至朱子作通鑑綱目始書莽大夫揚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爲儒者所輕若北宋之前則大抵以爲孟荀之亞故司馬光作潛虛以擬太玄而又采諸儒之說以注法言又簡明目錄曰雄長楊諸賦文章殊絕訓纂諸書于小學亦深惟此書摹倣論語徒爲貌似不知光何取而注之殆以牟與人談王道持論猶近正歟以上法言十三

王氏考證曰揚雄所序樂四未詳雄有琴清英

王謨漢魏遺書鈔曰琴清英乃樂書四篇之一今鈔出水經注一條藝文類聚一條郭茂倩樂府一條御覽一條馬驌繹史一條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曰漢志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有樂四篇琴清英其一也清英猶言菁華昭明文選序云略其蕪穢集其清英亦此義水經注引揚雄琴清英蓋雄諸樂篇散失後魏時存者唯此隋唐志均不著錄則亦佚矣輯錄得六節案王莽傳元始四年立樂經論衡超奇篇謂陽成衡所作附志有樂府四卷不著撰人或以爲即蔡邕撰之書今案本志云樂府四卷即王莽作平帝時所立官時撰書不一其人故王仲任論之陽城衡裏孟堅陽之揚雄論諸儒解同異者五人論定志歸之何疑晉書附之

上據據神四也以

本傳又曰雄意以爲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州之箴也

後漢崔瑗敘箴曰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于是作九州及二十五官箴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

後漢書胡廣傳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

文心雕龍銘箴篇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

王氏考證館閣書目二十四箴一卷州箴十二衛尉等箴十二晁氏曰雄見莽更易百官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諛取利乃作司空尙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太僕大司農大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箴及荆揚兗豫徐靑幽冀幷雍益交十二州箴皆勸人臣執忠守節可爲萬世戒

嚴可均重編揚子雲集敍曰後漢胡廣傳稱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篇亡闕今除初學記之潤州箴御覽之河南尹箴誤入不錄外得叅篇二十八如後漢原數又五篇有闕文四篇亡知所謂亡闕者有亡有闕非九篇俱亡之謂自古言儒術者曰荀孟曰荀揚而桓譚陸績推揚爲聖人未免過當要是荀子後第一人宋儒以劇秦美新爲詬病大書莽大夫春秋責備賢者于世教有功固非鮮淺然而革除之際實難言之漢承秦賈生過秦千古名論新承漢子雲不劇漢而劇秦有微詞焉亦非苟作後儒學問文章曾不及子雲千一其于仕莽悲其遇焉可也以上儒二

案是篇章段凡四晏子與孔子同時時代最先故以此一家居首以下自子思子至芊子皆孔門及七十子弟子之所譔述凡一十二家是爲第一段內業以下至功議七家多周室故府之遺文莫詳其作者爲第二段寗越至虞氏春秋十一家爲周秦六國近代人之作其平原君朱建一家舊當在漢人之中爲後人妄移次第是爲第三斷高祖傳以下至

揚雄二十一家則西漢一代天子王侯卿大夫之所論敘迄于王莽之世爲第四段終焉又疑劉歆至儒家百篇此其徒二劉書爲七略所續入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案所續凡五十二篇儒爲一家實止于五十二家數據序錄引此據亦云五十二家此云五十三家三當爲二其篇數則缺少十一篇今校定當爲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七篇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師古曰辟讀曰僻 隋書經籍志曰儒者所以助人君明 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于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爲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據隋志因數語括太史公六家要旨及七略別錄之詞于本志互相發明故附著于篇末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

史殷本紀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湯踐天子位平定海內伊尹作咸有一德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

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索隱曰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或曰九主謂九皇也然按劉向所稱九主載之七錄（按當是七略）名稱甚奇不知所憑據耳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若秦孝公及始皇等也勞君謂勤勞天下若禹稷等也等君等者平也謂定等威均祿賞若高祖封功臣侯雍齒也授君謂人君不能自理而政歸其臣若燕王噲授子之禹授益之比也專君謂專己獨斷不任賢臣若漢宣之比也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若楚戊吳濞等是也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國君國當爲固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德若三苗智伯之類也三歲社君謂在襁褓而主社稷若周成王漢昭平等是也（按別錄此條及裴駰集解所引索隱引法君以下云云亦是裴駰爲之司馬貞取以建中僞冒耳而其說賦雜叙次亦不依別錄未詳其故）

本書人表伊尹列第二等上中仁人梁玉繩曰伊尹始見商書伊氏尹字名摯力牧之後母居伊水上生於空桑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傴身下聲爲湯右相亦曰伊子亦曰依伯亦曰伊生亦曰依公亦曰伊摯亦曰阿衡亦曰猗衡亦曰太阿亦曰保衡亦曰元聖亦曰小臣

亦曰小子年百餘歲以沃丁八年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禮冢在濟陰已氏平利鄉

高誘淮南子修務篇注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調陰陽行其道

王氏攷證曰說苑臣術篇呂氏春秋皆引伊尹對湯問周書王會有伊尹朝獻商書愚謂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伊尹所謂道豈老氏所謂道乎志于兵權謀省伊尹太公而入道家蓋戰國權謀之士著書而託之伊尹也湯誓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孔安國謂出其不意 知伊尹者故傳伊尹之言者孟子一人而已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編曰伊尹名摯姓伊字尹有侁之空桑人初仕桀歸相湯爲阿衡太甲時爲保衡漢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今輯存伊訓五條四方獻令一篇對湯問四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孟子辨伊尹割烹要湯之事云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云湯使人以幣聘之云湯三使往聘之出處詳明如此史遷誤信戰國游士之談而以爲媵臣負鼎俎亟謀之也漢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注湯相又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注其語淺薄似依托也隋唐志均不著錄佚已久茲從逸周書呂氏春秋齊民要術七略別錄說苑尸子等書輯得十一篇其有篇目可攷者五篇曰四方令曰本味曰先己曰九主曰區田法餘但收入雜篇錄爲一帙四方令區田法及論公卿大夫列士體國經野與周公規模不異本味一篇要卽鹽梅和羹之旨而以奇偉之筆出之不知者遂以割烹傅會而有庖人酒保之枝辭也至於九主之名及阤職貢之策與戰國術士語近殆所謂依托者乎今亦不能區分

依班志入道家云

按道家之言托始黃帝史言伊尹從湯言素王之事蓋亦述黃虞之言爲多此其所以爲道家之祖而老子猶其後起者也又太史公素王妙論云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是管仲輕重九府等篇本之於伊尹是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奸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于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西伯政平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曰武王平商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

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邱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

又周本紀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既克殷罷兵西歸于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尙父爲首封尙父于營邱曰齊

劉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父亦男子之美稱也

劉歆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

本書人表師尙父列第二等上中梁玉繩曰始見詩大明逸書克殷篇炎帝之裔伯夷掌四岳有功封之呂子孫從其封姓本姓姜師尙父其後也名望字子牙號太公故曰太公望亦曰呂太公望亦曰呂望亦曰周望亦曰呂牙亦曰姜牙亦曰呂尙亦曰太公尙亦曰望尙亦曰姜望亦曰師望亦曰姜公亦曰姜老河內汲人封于齊卒年百餘歲葬鎬京陪文武之墓唐上元元年尊爲武成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謚昭烈武成王

嚴可均全三代文編曰齊太公姓姜亦姓呂名尙字牙東海人四嶽之後初事商王紂去隱東海後歸周周文王以爲師號曰太公望武王嗣位以爲司馬號曰師尙父既克商封于齊以侯爵就國成王嗣位命得專征伐一云受封後留爲太師薨年百餘歲傳國二十八世漢志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在道家附志謂歸兵家有太公六韜六卷陰謀六卷陰符鈐錄一卷金匱二卷兵法三卷又六卷（隋志又云梁有太公雜兵書六卷）伏謀陰陽謀一卷（案隋志伏謀作伏符）三宮兵法一卷太乙三宮兵法立成圖二卷書禁忌立成集二卷枕中記一卷周書陰

符九卷案周書陰符隋志不云太公撰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史記作周書陰符明是一卷蓋卽漢志之太公謀八十一篇云周書者周時史官紀述也又曰今所行六韜是宋元豐間刪定凡六十篇見存不錄錄其佚文綜凡六十八條又輯存政語一篇對武王問二條四輔一條陰謀五條金匱三十九條陰符十二條兵法二十條決事占三條陰祕十四條按兩唐志又有太公陰謀三十六用一卷假卽隋志之伏符陰陽謀日本國見在書目有太公謀三十六卷卽陰謀三十六用一卷敓陰字用字一字又唐藝文志有太公當敵一卷御覽十一引太公對敵權變順逆法卽所謂當敵一卷歟凡此皆隋以後之散佚別見者

又按史言武王卽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則太誓之篇漢時當亦在此書

又按七略兵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班氏以其重複省之王氏攷證以爲省入道家一若班氏從兵家移入道家者非也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左襄四年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師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杜預曰辛甲周武王太史孔穎達曰晉語稱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爲辛甲尹佚則辛甲文王之臣而下及武王

劉向別錄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按地理志上黨郡長子周史辛甲所封

本書人表辛甲列第三等上下梁玉繩曰辛甲始見左襄四夏后啓封支子于莘莘辛聲近遂爲辛氏辛甲故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封于長子晉語所謂文王訪于辛尹者也亦稱辛公甲

文心雕龍銘箴篇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攷左氏傳魏絳述其虞人之箴韓非子說林引其與周公議伐商蓋之語是佚說之僅存者據輯並附考爲卷虞箴似太公金匱陰謀所載武王諸銘其言兵亦略似班志以此書與太公書同入道家知非取謀慮而明寂也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

史周本紀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士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又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其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

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漢書地理志同）

（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荊蠻爲楚子居丹陽）

劉向別錄曰鬻子名熊封于楚（按此一條見周本紀集解疑引之者誤節其文）

本書人表鬻熊列第三等上下梁玉繩曰鬻熊始見列子天瑞本作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楚先封鬻熊商時因爲姓名熊亦曰鬻熊子亦曰鬻子年九十見文王爲文武師周封爲楚祖

文心雕龍諸子篇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之肇始莫先于茲

隋書經籍志鬻子一卷周文王師鬻熊撰唐書藝文志鬻子一卷宋史藝文志雜家鬻熊子一卷

長州宋翔鳳過庭錄曰鬻子書已不傳今傳逢行珪注鬻子乃是僞書惟賈誼新書脩政語二篇當采自鬻子凡文王以下問者皆在下篇其上篇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之言皆鬻子所述以告文王以下者也道家之言皆托始黃帝故七略以爲人君南面之術因治天下之書也

嚴可均輯本序曰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今世流傳僅唐永徽中逢行珪注本凡十四篇爲一卷注甚疏舛又分篇瑣碎所題甲乙故作顚倒顚亂以瞀惑後人宋又有陸佃校本分行珪十四篇爲十五篇瑣碎尤甚又棼其次第不足存案羣書治要所載起訖如行珪而第二篇至第十三篇聯爲一篇則行珪十四篇僅當三篇意林稱今一卷六篇末後所載多出

昔文王見鬻子一條則行珪十四篇未足六篇鬻子年九十見文王而其書有成王問及康叔封衛事蓋鬻子非專記鬻熊之語故其書于文王周公康叔皆曰昔者昔者後平鬻子言之也古書不必手著鬻子蓋康王昭王後周史臣所錄或鬻子子孫記述先世嘉言爲楚國之令典卽史記序傳所謂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鬻熊諜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者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是楚之始封爲熊繹非鬻熊與楚世家正同劉向博極羣書周本紀集解引別錄乃言鬻子名熊封于楚與左傳史記違異不若漢志周封爲楚祖之無語病也諸子以鬻子爲最早惜世無善本乃蒐輯羣書重加編錄增益闕遺改正譌誤定著一卷先采列子次采賈誼書後載今本補以唐宋人類書其行珪注及篇題任其別行所不取焉

又三代文編鬻熊姓芊名熊祝融之後陸終第六子季連之裔年九十見文王文王以爲師至武王成王皆師事之成王大封異姓會先卒子熊麗孫熊狂亦卒因封其曾孫熊繹于楚子孫皆以熊爲氏傳三十一世四十三君有鬻子一卷十四篇以羣書治要校之實三篇見存不錄錄其佚文凡十四條

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

七略別錄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筦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筦子者潁上

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我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于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采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于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臣向謹錄第上按史記管晏列傳之文此敘序引及之與孫編書敘錄相類故略彼取此

又史記傳贊正義引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前及七錄之說與晏子春秋稱七略者同也

本書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顏氏集注曰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

又刑法志齊桓公任用管仲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于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其故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

又古今人表管仲列第二等上中梁玉繩曰管仲始見左莊九齊語管氏仲字謚敬名夷吾又作筦管氏出自周穆王莊仲山之子穎上人齊桓公號爲仲父亦作仲甫亦曰管氏亦曰管子亦曰管叔亦曰管生亦曰管敬子亦曰管敬仲亦曰管夷吾亦單稱管葬臨淄南牛山上宋徽宗宣和五年封爲涍水侯

隋志法家管子十九卷齊相管夷吾撰唐經籍志管子十八卷管夷吾撰唐藝文志十九卷注云管仲宋藝文志二十四卷齊管夷吾撰

晁氏讀書志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按當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

陳氏書錄解題曰按漢志八十六篇列于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同故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今從隋唐志

王氏攷證石林葉氏曰其間頗多與鬼谷子相亂管子自序其事亦泛濫不切疑皆戰國策士相附益蘇氏古史謂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

四庫法家提要曰劉恕通鑑外紀引傅子曰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

仲死後事輕重篇尤復鄙俗葉適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于仲之本書其他姑無論即仲卒于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書中稱經言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內言者九篇稱短語者十九篇稱區言者五篇稱雜篇者十一篇稱管子解者五篇稱管子輕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爲手撰孰爲記其緒言如語錄之類孰爲述其逸事如家傳之類孰爲推其義旨如箋疏之類當時必有分別觀其五篇明題管子解者可以類推必由後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竇耳原本八十六篇今佚十篇

按七略兵權謀家有管子班氏以其重複省之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史記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

豈謂是耶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按釋文引史記云李耳又云曲仁人一云陳國相人與今本異

古今人表今本老子列第一等上上聖人仲尼之次梁玉繩曰老子列第四等生卽皓然故號老子名耳字聃今本史記有字伯陽句乃後人妄竄索隱辨之彝槐里唐乾封元年追號太上玄元皇帝天寶二年加號大聖祖天寶八年加號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宋大中祥符六年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今本老子有列在第一等者考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元年詔史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昇入上聖宋趙希弁讀書附志言徽宗詔史記老子傳升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人表列于上聖是唐宋人改刊非班氏原本也

隋書經籍志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又道佛篇曰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老子二篇最得深旨唐經籍志老子二卷老子撰唐藝文志老子道德經二卷注云李耳

宋翔鳳過庭錄曰漢人言黃老知老子亦出皇帝又曰老子著書以明黃帝自然之治卽禮運篇所謂大道之行故先道德而後仁義孔子定六經明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治卽禮運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爲家故申明仁義禮智以救斯世故黃老之學與孔子之傳相爲表禮者也

章學成校讎通義曰道家部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傳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按老子本書今傳道德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漢志不載本書篇次則劉班之疏也按鄰氏經傳四篇者本經二篇鄰氏傳二篇經傳合爲一編故下注陸李名耳傳誌于讀敘篇多不及載不錄此書蓋其時有劉歆七略言之已詳志在翦要故悉從其略是劉班未見其鄰傅氏並一隅之見爾

按史記樂毅傳樂氏之族有樂臣公者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于齊稱賢師又傳贊曰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于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隋經籍志曰曹參始薦蓋公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又本書外戚傳竇太后好黃老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是當文景武帝之初黃老之學最盛此鄰氏傅氏徐氏三家當在其時蓋蓋公之後劉向之前有此三家之學釋文及隋志皆不著錄

劉向說老子四篇

劉向有五行傳記始末見六藝尚書家

宋董思靖道德經集解序說曰老子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葛洪等又加損益乃云天以四時成故上經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經五九四十五章通應九九之數而從此分章遂失中壘舊制矣

按董思靖或及見別錄故能言分篇上下及章次數目如此又中壘是書大抵與五行傳記琴頌新國語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賦諸篇皆當時奏御之書故七略備載其目他如稽疑論春秋穀梁傳五經通義五經要義孝子圖傳列士傳列仙傳楚辭天問解五紀論等書皆私家譔述故七略皆不之及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劉向別錄曰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于墨子（按此似疑而未決之詞）

本書人表文子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文子不傳其名字困學紀聞十辨文子非周平王時人檢文子道德篇平王問一條無周字末云寡人敬聞命其非周王甚審通考引周氏涉筆以爲楚平王極碻士仁篇有王良更足驗爲楚平王時人班氏所見之文子或是誤本遂疑文子書有依托而于此表仍列周平時蓋疑以傳疑之意也

隋書經籍志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錄十卷亡唐經籍志文子十二卷藝文志同又曰天寶元年詔號文子爲通玄眞經宋藝文志文子十二卷舊書目云周文子撰

晁氏讀書志李暹注文子十二卷其傳曰姓辛葵邱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于老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云按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與今篇次同豈暹析之歟

陳氏書錄解題曰案史記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研裴駰曰計然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爲據（按元魏時李暹注書先有是說默希子因之）以文子爲計然之字不可攷信柳子厚亦辨其爲駁書而亦頗有取焉默希子唐徐靈府自號也

玉海藝文曰今本十二篇道原至上禮元魏李暹注唐徐靈府注朱玄注

四庫提要曰漢志道家文子九篇志載文子十二篇二志所載不過篇數有多寡耳無異說也因史記貨殖傳有范蠡師計然語又因裴駰集解有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語北魏李暹作文子注遂以計然文子合爲一人文子乃有姓有名謂之計研誤之甚矣

四庫簡明目錄曰文子不知其名字漢志但稱老聃弟子而已或曰計然者誤也書凡十二篇皆述老聃之說柳宗元稱其多竊取他書以合之然要是唐以前之古本也

晁衍問字堂集文子序曰黃老之學存于文子西漢用以治世當時諸臣皆能稱道其說故其書最顯諸子散佚獨此有完本在道藏中其傳不絕亦其力也今文子十二卷實七略舊本藝文志稱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義上禮三篇爲一篇以配下德耳注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託爲問答非謂其書由後僞託宋人誤會其言遂疑此書出于後世也按孫序解釋此文雖得其氏未詳序又謂文子即計然則仍李暹之誤考古今人表文子計然兩人先後並出則篇爲兩人非一人可知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史記田完世家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

又孟荀列傳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與愼到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環淵著上下篇

劉歆七略曰蜎子名淵楚人也

本書人表蜎子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蜎子亦見本書藝文志卽楚人環淵老子弟子蜎姓案班氏本劉歆七略以淵爲老子弟子故說爲昭公世然史稱淵在稷下先生之列當齊宣王時未知孰信又淮南原道有娟嬛文選七發作便蜎李善注引淮南作蜎嬛引宋玉集作玄淵謂與蜎子是一人致爲誘云娟嬛古善釣人名故同稱何並舉善以爲一人恐誤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環氏出楚環列之尹後以爲氏楚有賢者環淵著書上下篇張澍輯注

曰環淵亦即蜎淵也陝曾將環安公孫述將環饒吳有環濟著要略

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七略別錄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有關尹子曰四字篇篇叙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關尹子敘疑宋人依託又見平津館叢書館子傳引劉向

劉鈞曰關尹子名喜列子師之多所請問莊子稱爲博大眞人不知所引見于何書與此文異

劉向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至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呂氏春秋不二篇曰關尹貴淸高誘曰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游也 按上載皆或後人附有此稱然錄附上下篇之說也

陳氏書錄解題關尹子九卷周關令尹喜蓋與老子同時啓老子著書言道德者案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蒧子禮得之于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篇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四庫提要曰案經典釋文載尹喜字公度李道謙終南祖庭仙眞內傳稱終南樓觀爲尹喜故居則秦人也考漢志有關尹子九篇劉向列仙傳作關令子而隋唐志皆不著錄則其佚久矣南宋時徐蒧子禮始得本于永嘉孫定家前有劉向校定序稱蓋公授曾參云云與漢書所載得淮南鴻寶秘書者不同疑即假借此事以附會之故宋濂諸子辨以爲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即定之所爲然定爲南宋人而晁非浸錄載黃庭堅詩尋師訪道魚千里句已稱用關尹子語則其書未必出于定或唐末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爲也此本分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籌九藥九篇

又簡明目錄曰關尹子一卷舊本題周尹喜撰漢志著錄而隋唐志皆不載知原本久佚此本出宋人依托然在僞書之中頗有理致有詞采猶能文者所爲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史老莊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

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劉向別錄曰莊子宋之蒙人也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于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

本書人表嚴周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嚴周字子休楚莊王之後亦曰莊叟亦曰莊生蒙在濠州東二里唐天寶元年號爲南華眞人宋宣和元年詔封微妙元通眞君配享混元皇帝元至元三年加封南華至極雄文弘道眞君

釋文敘錄曰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又曰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爲音三卷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攷證）

（[illegible]）唐書藝文志天寶元年詔號莊子爲南華眞經

列子八卷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七略別錄曰天瑞第一黃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一曰極智）湯問第五力命第六楊朱第七（一曰達生）說符第八右新書定著八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illegible]）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淸虛無爲

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皇甫謐高士傳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使官載粟數十乘以與之禦寇出見使再拜而辭之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呂氏春秋不二篇列子貴虛高誘曰列子體道人也壺子弟子據此言壺子者壺邱子林也

隋書經籍志列子八卷鄭之隱人列禦寇撰唐書藝文志天寶元年詔號列子爲沖虛眞經

晁氏讀書志曰景德中加至德之號

唐柳宗元辨列子曰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列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王氏考證曰試鄭繻公字誤爲繆公莊周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其書亦多

增竄非其實楊朱力命疑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

鄭樵通志氏族略曰列禦氏不詳其本鄭穆公時列禦寇著書（按此以列禦爲氏與本書注名圄寇者相違異）

王氏攷證東萊呂氏曰以列子所載楊朱遇老子老子中道而歎一章觀之則朱受學于老子不疑朱之言見于列子者固多後人所附益爲我之說亦略可見也石林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呂氏曰列子多引黃帝書蓋古之微言傳久而差者玄牝一章今見老子此戰國秦漢所以並言黃老也

四庫提要曰柳宗元辨列子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其後高似孫緯略遂疑列子爲鴻濛雲將之流並無其人今攷湯問篇中有鄒衍吹律事不止魏牟孔穿其不出禦寇之手更無疑義然攷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是當時實有列子非莊周之寓名又穆天子傳出于晉太康中爲漢魏人之所未睹而此書周穆王篇所叙駕八駿造父爲御至巨蒐登崐崙見西王母于瑤池事一一與傳相合此非劉向之時所能僞造可信確爲秦以前書唯其書皆稱子列子曰則決爲傳其學者所追記其雜記列子後事正如莊子記莊子死管子稱吳王西施商子稱秦孝公耳不足爲怪

老成子十八篇

世本氏姓篇老成氏宋有大夫老成方張澍輯注曰列仙傳老成子從尹文先生學幻者在

齊定公時氏族略云老成子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數術記遺云四維者老成子所造也又曰宋有老氏出戴公後有老成氏廣韻引作考疑非是列子周穆王篇有老成子廣韻引列子又作考成是古考老通也

本書人表第六等中下孝成子梁玉繩曰老成子始見列子周穆王篇翟教授曰藝文志老成子在道家蓋亦老子之徒孝字譌

按元和姓纂云老城氏或爲考城子古賢人也著書述黃老之道列子有考城子幼學于尹先生氏族略引文同幼學似學幻之譌又姓纂及廣韻氏族略別出老成氏並言老成方仕宋爲大夫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豈著書者即爲老成方乎其言十篇與此十八篇不合不可知已

長盧子九篇楚人

史記孟荀列傳楚有尸子長盧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索隱曰長盧未詳

鄭樵氏族略曰長盧氏不知其本列子楚賢者長盧氏著書

王狄子一篇

王狄子未詳

按氏姓諸書亦無王狄氏豈姓王名狄如韓非鄧析之稱子者歟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遊張湛注曰公子牟文侯子作書

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

荀卿非十二子篇曰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楊注曰言任情性所爲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衆愚是它囂魏牟也楊倞曰魏牟魏公子封于中山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爲定也（按魏世家魏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文侯三十八年卒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十六年卒子罃立是爲惠王惠王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張湛蓋以此中山君爲即公子牟故謂文侯子其時代亦頗相近相魏之時年當在七八十矣既假託未可非也）又曰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人衆人矣

本書人表魏公子牟列第六等中下公孫龍之次梁玉繩曰魏公子牟始見趙策列子仲尼莊子秋水即魏牟魏國之賢公子魏得中山以邑子牟故曰公子魏牟亦曰中山公子牟亦曰范魏牟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道家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其書隋唐志皆不著目佚已久茲從莊子戰國策呂氏春秋說苑所引捃摭裒輯可補四篇之缺理見其大淸辯滔滔宜乎折堅白異同之論使公孫龍口呿而舌舉也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尸子廣澤篇曰田子貴均

呂氏春秋不二篇陳駢貴齊高誘曰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

史記田敬仲世家齊宣王喜游說文學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又孟荀列傳有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環淵田駢之徒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又曰田駢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

劉向別錄曰稷齊城門名談說之士期會于稷門下者甚衆故曰稷下又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

本書人表田駢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田駢始見齊策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又名廣齊人亦曰田子亦曰陳駢亦曰陳駢子（按七略又稱曰田駢子）

唐楊倞荀子非十二子篇注田駢齊人游稷下著書十五篇（按脫二字）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道家田子二十五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茲從呂氏春秋輯得佚說三篇其一篇與淮南子所引互有詳略異同參訂校補並附考爲卷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史記老子列傳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張守節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

又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衛遽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

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盧辯曰楚人隱者也

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

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葭牆蓬室木牀蓍席衣縕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于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棰可擬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也能免于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子妻果于從善

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者楚人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宗也

太平御覽四百十三師覺授孝子傳曰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著班蘭之衣爲親取飲上堂脚跌恐傷父母之心僵仆爲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年不稱老爲其傷老也若老萊子者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鄭樵氏族略曰老萊氏不詳其本老萊子楚賢人著書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茲從莊子孔叢子尸

子皇甫謐高士傳輯得四節附考爲卷家苑斯先生繹史云以矜知規仲尼以齒舌喻剛柔老聃之說也國策稱老萊子教孔子事君而孔叢則云語子思若至穆公之世萊子猶在其壽亦長矣史記附老萊子于老子列傳之內疑爲二人乎抑兩人耶何其言之相同也翰按史記云老萊子亦楚人明與老子同國孫綽遊天台山賦躡二老之玄蹤注二老老子老萊子也二老道同故以之合傳矜知規仲尼以莊子引之自是老萊語後人誤爲老聃國策或謂齊貴曰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但言孔子亦卽指子思非仲尼也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

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于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

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邵思姓解曰漢書藝文志齊有隱士黔婁子著書五篇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同惟無五篇字此所據大抵本之風俗通姓氏篇或衍

鄭樵氏族略黔婁氏不詳其本列女傳黔婁先生古賢士

漢時[illegible]所見[illegible]于有五篇也[illegible]孝[illegible]之類

馬國翰曰漢志道家黔婁子四篇隋唐志不著目佚已久諸家亦無引述之者惟曹氏庭棟捜采孔子及羣弟子言行仿薛據孔子集語作逸語中引黔婁子述聖言一節記原憲事一節所據之書當爲不傳祕本既不可攷姑依錄之並附攷爲卷

宮孫子二篇

顏氏集注曰宮孫姓也不知名

鄭樵氏族略室孫氏王室之孫也古有室孫子著書姓纂云今棣州有室孫氏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曰漢藝文志有宮孫子著書或云室孫氏宮訛爲室

按氏族略有室孫氏無宮孫氏據鄧名世言則室孫氏即宮孫氏

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

劉向別錄曰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爲冠故號鶡冠子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鶡冠氏賢人以鶡冠爲姓鶡冠子著書

太平御覽逸民部眞逸眞隱傳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焉煖常師事之煖後顯于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煖絕按此可爲[illegible]

隋書經籍志鶡冠子三卷楚之隱人唐經籍志鶡冠子三卷鶡冠子撰唐藝文志鶡冠子三

卷宋史藝文志鶡冠子三卷不知姓名漢志云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爲冠因號云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嘗辨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鶡冠子者

四庫提要雜家劉勰文心雕龍稱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韓愈稱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學問篇一壺千金之語且謂其施于國家功德豈少柳宗元乃詆爲言盡鄙淺謂其世兵篇多同鵩賦據司馬遷所引賈生二語以決其僞然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其僞惟漢志作一篇而隋志以下皆三卷或後來有所附益則未可知耳其說雖雜刑名而大旨本原于道德其文亦博辨宏肆自六朝至唐劉勰最號知文而韓愈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宗元乃以爲鄙淺過矣此本爲陸佃所注凡十九篇按文心雕龍事類篇云觀乎屈宋屬篇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賦始用鶡冠之說相賈生引鶡冠子柳氏謂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取也迨亦高明之過也

案七略兵權謀家有鶡冠子班氏以其重復省之梁玉繩瞥記卷五引翟晴江涉獵隨筆云鶡冠疑鷸冠之譌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鷸冠以鷸能知天晴雨也禮圖謂之術士冠鶡冠書述三才變通其篇目有天則天權能天他如環流玉鈇泰鴻泰錄等篇率多談天之文然攷鶡冠書舊亦入之兵家安知其人不好武而冠鶡冠以自表乎翟攷援之言太穿鑿不可据

周訓十四篇

劉向別錄曰人間小書其言俗薄按劉錄本文蓋民間此道與醫道諸所收也

黃帝四經四篇

隋經籍志道佛篇曰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

王氏考證黃帝老子之書謂之黃老列子引黃帝書呂氏春秋引黃帝言又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賈誼淮南子引黃帝曰云云

嚴可均全上古文編黃帝姓公孫名軒轅一云姓姬始服軒冕號軒轅氏一云居軒轅之邱因以爲號亦云帝軒氏一云帝鴻氏一云歸藏氏有熊國君少典氏之子亦號有熊氏伐炎帝殺蚩尤以土德王稱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一今輯道言凡六條政語凡二條戒一條丹書戒一條誨顓頊一條

案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稱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案黃帝五法當在此書中

黃帝銘六篇

文心雕龍銘箴篇銘者名也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先聖鑒戒其來久矣

王氏考證皇覽記陰謀言黃帝金人器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機之法皇王大紀曰黃帝作輿几之箴以警宴安作巾几之銘以戒逸欲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漢志道家黃帝銘六篇其書今既不可見考皇覽黃帝金人器銘及皇王大紀所謂輿几之箴巾几之銘則六篇之旨可想見也

嚴可均全上古文編漢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路史疏仡記引巾几銘說苑敬愼篇引金人銘案巾几銘後漢朱穆傳注黃帝作巾几之法卽此金人銘舊無撰人據太公陰謀太公金匱知卽黃帝六銘之一金匱僅載銘首廿餘字今取說苑足之

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淮南子脩務篇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于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

王氏考證朱文公曰黃帝聰明神聖得之于天天下之理無不知天下之事無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疾引年之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洞然于胸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自託焉以信其說于後世至戰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所引與素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粗得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史五帝本紀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裴駰集解班固曰力牧黃帝相也

本書人表力牧居第二等上中仁人梁玉繩曰力牧始見列子黃帝淮南覽冥姓力名牧牧
又作墨

淮南子覽冥篇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
律厤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孰
而不凶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
以財狗彘吐菽粟于路而無忿爭之心

皇甫謐帝王世紀力牧者黃帝將也蚩尤作亂黃帝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之擒于涿鹿
之野使應龍殺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本書人表孫子居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孫子惟見莊子達生篇名休又梁學昌庭立紀聞
云藝文志道家孫子十六卷當即其人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莊子有子扁慶子爲孫休師

案人表于吳孫武之外列此孫子于田太公和魏武侯之時與春秋時孫武自別亦與此
言六國相合蓋即此孫子莊子達生篇引其語當出是書然自司馬彪以來注莊子書者
皆略而不言其始末不可攷德淸俞樾莊子人名考亦但言孫休釋文無說云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據此捷風俗通所引則應氏顏注云齊人六國時人云武帝時說者因下文而誤也

史田完世家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

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又孟荀列傳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
明序其指意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又曰接子齊人
本書人表捷子居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捷子又作接子始見莊子則陽田完世家孟荀傳
藝文志注訓武帝時說恐誤接捷古通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捷氏鄭公子捷菑之後漢藝文志有捷子二篇六國時人張澍輯注曰
案捷子齊人一作接子云武帝時人誤又案淮南子黃帝臣捷剟是捷姓不始于捷菑也
王氏考證史記接子齊人與愼到田駢同時皆學黃老藝文志云武帝時說當考
襄平李錯尙史諸子傳鹽鐵論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愼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孫卿適
楚案孫卿襄王時乃適楚說誤孫相次公當知捷子亦必及見孫卿也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曰捷子著書在戰國時而云武帝時說案下文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
說于齊王則四字乃涉下而誤衍耳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于齊王
曹羽無考
案武帝時齊王有齊懿王壽齊厲王次景並高帝子齊悼惠王肥之後也元朔中亡後國
除又有齊懷王閎武帝子也元封元年亡後國除卽主父偃相齊時齊王厲自殺者自是之後無齊王又
考齊悼惠王母曹氏也似曹羽于齊王爲外屬其說于齊王當在懿王厲王之時歟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

劉向別錄曰嬰齊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爲文

案詩賦略中有郎中臣嬰齊賦十篇次司馬遷之後

臣君子二篇蜀人

張澍蜀典姓氏篇漢書藝文志道家有臣君子一篇蜀人案書序有疑至臣扈臣姓扈名也唐宰相世系表言臣扈祖巳皆仲虺之胄裔唐有臣悅著平陳紀五代漢有臣綜官安東將軍今蜀無此氏

案張氏所考則著書者臣姓而稱爲君子猶鄭人而號爲長者其列于鄭長者之前則大抵六國時人與下四家別爲一類者歟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

劉向別錄曰鄭長者鄭人不知姓名

唐釋慧苑華嚴音義引風俗通曰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謂年長德艾事長于人以之爲長者故也

御覽逸民部袁淑眞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王氏致證曰見韓非子外儲說）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道家鄭長者一篇別錄云不知姓名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韓非子外儲說引一則是佚篇中詬據錄以存一家

楚子三篇

楚子無攷

案臣姓而稱爲君子鄭人而號爲長者則此殆以楚人而尊爲子者歟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案此亦似劉中壘所裒錄如儒家言十八篇之類也

又案是篇皆黃老之學其章段分而爲七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筦子此五家在老氏之前道家之書之最先者爲第一段老子鄰氏傅氏徐氏及劉向經傳經說四家皆解釋老子本書爲第二段文子以下至田子十家皆本老氏宗旨而別自爲書莊列其最著者也爲第三段老萊與老子同時而黔婁宮孫鶡冠或宗其學故提出別爲一類而以民間相傳之周訓附之此五家爲第四段黃帝王捷子七家皆六國時人所述或託黃帝或託力牧而孫子捷子之書大抵亦近于黃帝故次之于此爲第五段曹羽嬰齊兩家則漢人之書也爲第六段臣君子鄭長者楚子三家似皆周秦六國時人其書體裁或異故別爲類從殿以中壘所錄道家言一家爲第七段終焉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此言家數不誤其篇數則溢出一百九十二篇今校定當爲八百一篇）

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太史公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隋書經籍志曰道者蓋爲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有性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道也天地體化萬物藏生則有觀智之迹見于道者神微道神而其知其體盡陰與陽爲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實道以藏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貴道以爲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安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藏性殉殘自守爲而不特異而不等故體不參矓明而人自化不假修修而功自成其至總深道言象不測先王體人之路其子方外六經之涯是所罕言閉言九關其三曰師至道之異器自貫奉以下聖哲之士所甘道君子鄉之其人世無師政摸時曾參始莫盡公識言貫老文會宗之自是相席道學衆究下士爲之不體其本有以具俗爲萬狂罰爲食證話諸怪而失其眞